

张謇和南通医院的首任院长

□吴晓芳

张謇对熊辅龙的赏识之意、推荐之情跃然纸上,而熊辅龙在南通推行西医所取得的成效也被张謇所肯定。



建院初期,熊辅龙为乡人诊病。

档案里的张謇

南通市档案馆 王斌

张謇是我国近代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,他在实业取得成功,又在南通构建了庞大的慈善体系。医学事业作为张謇慈善事业的核心板块,也是他探索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一个方面。张謇认为,“医道与人生性命息息相关”,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,让张謇萌生了创办医院和医校的想法。1903年,张謇东渡日本进行了为期70天的考察,此次考察的重点是教育和实业,可能路途劳累导致了他突发牙病,使他不得不连续六天到日本医科治疗牙齿,直到“镶齿成”,这段关于治疗牙病的记录才告一段落。在日本考察期间,张謇还参观了医学校,观看了医校的教室设置。他注意到日本医校细菌室的显微镜来自德国,可以放大五十倍至一千三百十五倍,“视极微茫之肺病了然莹澈矣”。这些经历,都让张謇极为感慨,他在日记中记载:“日本医学发达最先,非独其士大夫所自负,德、法各国闻亦许之……”回国后,张

謇即在南通开展全面的城市建设,并于1904年派遣通州师范毕业生熊辅龙赴日本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学习,以储备医学人才。1910年,张謇在筹备自治公所时就有创办医院的想法,但派往日本的熊辅龙暂未回国,所以此事暂缓。

1911年,南通为响应武昌起义,成立军政分府,并设军医处。刚刚回国的熊辅龙受张謇、张警之命担任军医处首任军医。由于张謇等人的积极斡旋,南通和平复,军医处旋即扩充为民用,改成通州(南通)医院。1912年,为了培养医学人才,张謇、张警又委托熊辅龙创办私立通州医院附设医科学校。这所医学专门学校是国人最早创办的高等医学院校之一,而且也是我国民办高等医学教育本土化的发端。张謇为医校题写校训“折通中西以宏慈善”。作为张謇“折通中西”理念在医学实践中的首位施行者、推行者,熊辅龙以自己所学,推动地方医学进步和发展,开启了南通现代医疗和医学教育的先河。

1912年1月27日,熊辅龙施行南通地区首例乳腺癌切除术,他说:“乳癌为外科重症。中医治法,效验盖鲜。”他强调,相对于中医而言,西医治疗乳腺癌的效果更佳。病人胡保氏,女,58岁,右侧乳房癌变,去年11月下旬就诊,自诉“痛如烧灼,夜不成眠”,熊辅龙诊之发现其“皮肤破溃,流黄水”“盖核根已达肋骨矣”。由于病灶较深,熊辅龙建议采用西医手术,胡保氏虽点头同意,但对西医手术颇有畏惧,对熊辅龙约定的手术日期也爽约未至。一月后,胡保氏病情加重,锥心的病痛、求生的欲望让她暂时放下了对西医的怀疑和畏惧,她主动联系熊辅龙,决定手术。熊辅龙对这次手术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,以至于胡保氏在没有遵从禁食医嘱而导致麻醉后出现呕吐、窒息的紧急情况下,熊辅龙也能临危不惧,以扎实的医学技术化险为夷。术后两周,缝合口渐渐愈合。“胡保氏亦安然无恙,至今犹相过从焉。”这次手术是张謇“折通中西”思想在医学中的生动实践,进一步消除了民众对西医的猜忌、怀疑和畏惧,也让熊辅龙声名大噪。这次手术必然给了熊辅龙很大的触动。国人对西医的畏惧和猜忌始终盘旋在他心中。

1915年,在张謇和张警的大力支持下,熊辅龙施行了南通首例尸体解剖术。这对于开化风气起到积极的作用。这次尸体解剖被《通海新报》称之为“吾通破天荒之第一

声”。民国四年五月十五日的《通海新报》以《医校尸体解剖记》为题记录了尸体解剖的全过程,并称颂张謇和张警,“张退张謇二公投此巨资创办医校医院,毅力宏愿,实不愧为区为一地方之计。愿官府热心提倡增其经验,又愿国人舍身解剖以开风气”。民国四年五月十六日的《申报》也以题为《参观南通医院尸体解剖记》进行报道,对张謇张警所办的医院和医校十分肯定,“南通慈善事业如养志育婴残废盲哑等院,办理颇著成效。而医院之规模较他项慈善事业则尤为宏大”。这项宏大的医学事业,是张謇“折通中西”的生动实践。1919年,张謇在《为沟通中西医学致函督军函》中说:“医官言理则空,药各有则实。必实而后空可证,必空而后实可神。”阐述了理论和实践相互联系、相互促进的意义。1916年,熊辅龙离开医院再赴日本求学,张謇依然对他十分关注。1921年1月13日,张謇曾写信给时任江苏教育厅厅长的符鼎升,专意推荐熊辅龙担任江苏省立医学专门学校校长一职,“熊生辅龙本南通师范学生,经前周督咨送日本千叶医学专门学校,毕业以后即任南通医校及医院主任。通人之知西医,盖自始。在通七年,复往日本研究医学。”张謇对熊辅龙的赏识之意、推荐之情跃然纸上,而熊辅龙在南通推行西医所取得的成效也被张謇所肯定。

(作者单位:南通大学附属医院)

许树粉的52字对联

□何台

许树粉(1861—1941),号情荃,又号白也,别号江东说剑生,晚号画隐老人。如皋柴湾镇人。清光绪十一年(1885)中秀才,光绪二十年补廪生。工文史,善诗书画。后赴江苏学政黄体芳(字漱兰,以字行)在江阴所建南菁书院攻读,毕业后回如皋安定小学任教员、校长数年,治校严谨,颇孚时望。光绪二十八年,如皋师范学堂创立,被聘为学监兼授国文、历史、图画等课8年之久。

光绪三十四年,如皋第一家营业性质的大型戏园阳春茶园开业。为吸引八方宾客,请许树粉撰写楹联。许树粉撰写了一副单句达52字的长联:“等是戏场人,藉缓歌慢舞,把数千年往事,注到心头,溯成败兴亡,前因后果,茫茫幻影皆空,即今水绘沧桑,还说甚燕子脚,春灯射谜;惊回尘世梦,写旧感新愁,将几世纪奇观,演来眼底,看嬉笑怒骂,贬俗警顽,历历迷途猛省,从此江南风景,遑美那龟年度曲,柳曳弹词。”许树粉所撰的对联,对仗工整,概述戏剧情节恰到好处,读来脍炙人口,颂声称誉。许树粉与张大千、吕凤子、韩国钧、冒鹤亭等互有唱和,还曾撰联颂张謇先生:“江海钟伟人,手创神州模范县;弟兄同寿考,肩齐仙观百千龄。”许树粉著有《读五千年未见书丛谈》《历史讲义》《画隐园文赋诗词抄》《养蜂答问》《怡情小识》《浙游日记》《课孙逊言》《劫余吟》等。

陈蓝洲赠印朱兆蓉

□彭伟

如皋篆刻家朱兆蓉篆刻印章的史料,传世不多。所藏印章部分来自陈蓝洲。陈豪(1839—1910),浙江仁和人,字蓝洲,号迈庵、墨翁、止庵、怡园居士,子为陈叔通。清末优贡生,湖北汉阳知县,作《西泠印社图》。朱兆蓉夫人作《仁和陈蓝洲词文,才称三绝,名冠一时,前承惠诗,天仙化人,语自不凡,并蒙见赐印章多方赏藉,愧感殊深,赋此答谢》。

文坛耆老辈,惊座更推谁。信笔真兼草,因蕉画即诗。灵光钦鲁殿,世德颂庞眉。诂独儒林重,红围合绣丝。

题词所述,朱夫人获赠多方印章。作为答谢,诗中夸赞陈豪,诗文书画,无不精晓,未述金石篆刻。赠印不是陈豪所篆,又是何人所刻呢?

仁和七翁陈豪蓝洲作《美镜公祖世台大人以德吟集集示,勉成四章奉双政》:“神仙原有双修福,此石恰堪持赠君”,附注“吾宗曼生先生携有小印,文曰‘神仙眷属’,藏之久矣,今以奉赠,为锦霞双用也”,包兰瑛亦赋《叠韵奉和外子四句自述诗》:“俗吏也成神仙眷属”,附注“昨午陈蓝洲吟丈以曼生所刻神仙眷属小印见赠”。

两首诗中注释,互为印证。陈豪71岁,即1909年。包兰瑛笔下“昨年”,即朱兆蓉39岁,也是1909年。朱兆蓉、包兰瑛伉俪,才华出众,夫唱妇随,堪称友人眼中的神仙眷侣。于是陈豪将皮藏小印“神仙眷属”馈赠朱兆蓉与包兰瑛。此印章刻者乃是书画家、篆刻家陈鸿寿(1768—1822),字子恭,号曼生、曼龚等,官溧阳知县等,“西泠八家”之一,著有《种榆仙馆诗集》《种榆仙馆印谱》。二陈一朱,皆缘西泠。陈豪割爱,赠印朱兆蓉,堪称西泠印史上一段佳话。

也谈《唐家埠感怀》

□春燕

石庄友人于微信朋友圈中转载了袁灿先生的一篇文章《唐家埠小考》。袁先生是靖江人,历史学博士、副教授,又是中央电视台《法律讲堂》主讲嘉宾。靖江紧邻如皋,他祖母的娘家唐家埠,位于如皋石庄,靠近焦港。袁先生少时常去唐家埠走亲戚,因此写下《唐家埠小考》。

《唐家埠小考》发现“清代苏州状元阮元”写过一首诗作《唐家埠感怀》。文中坦言诗作得自文献检索,并又分析阮元来如做客唐家埠,有感友人石中宝以酒相待,写下这首《唐家埠感怀》。阮元(1764—1849),扬州仪征人,乾隆五十四年进士,经学家、训诂学家、金石学家。他将“清代苏州状元阮元”一误转告作者,答是笔误,应是毕沅。毕沅的确是状元,但他与此诗并无关联。

说回阮元,他与沈岐、梁章钜并称“南河三老”。沈岐是如皋白蒲人。至于石中宝与阮元的友谊,只是一段“美丽的误解”。阮元编纂大型诗集《淮海英灵集》,搜集865名扬州诗人的作品,其中不乏如皋文人的诗作。如皋旧时属泰州,泰州又属扬州。《淮海英灵集·丁集》卷四便录入那首《唐家埠感怀》:

寂寞江村暮,香醪漫自斟。百年随逝水,万事托孤毡。雨滴坚秋意,蛩吟碎客心。残灯明覆灭,辗转梦难寻。

诗前附有作者生平简介:“石孚,字信也,号省斋,如皋人,岁贡生,候选训导,以子贵,赠奉直大夫。”诗后是《自题小照》的作者如皋人石中宝的简介。《唐家埠感怀》夹在两位如皋石姓诗人生平简介的中间,《唐家埠小考》便将石中宝误为此诗作者。纵看诗所述,诗中唐家埠的确位于如皋石庄。石庄靠近长江,故而诗中称为“江村”。我查阅石庄《石氏宗谱》,未见石孚一名,石孚未必是石庄人。诗中又言“客心”,他应当不是唐家埠人,而是做客或途经此地,写下此作。那是一个秋天的傍晚,诗人自斟自饮,又吟唱“寂寞”“逝水”“孤毡”“残灯”“梦难寻”诸语,说尽诗人旅途中的无奈与悲伤。尤其是“蛩吟碎客心”一句,不禁使人想起《再别康桥》中的“夏虫也为我沉默,沉默是今晚的康桥”,通过秋虫(蟋蟀)、夏虫,抒发诗人的心境。总之,这首诗的意境,真不是《唐家埠小考》中解说得那么轻松:有酒有肉招待来客。

征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老建筑、历史人物等栏目,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

投稿邮箱:574911059@qq.com

范洲村的旧名起源与古迹巡礼

□苏来

范洲村,又名杨洲村,现属如皋长江镇,旧属范湖洲。1916年江苏陆军测量局绘制的《石庄镇地图》:范湖洲位于石庄的东北方向,从西南到东北,构成一块几近长方形的区域。范湖洲的面积明显大于大多数地图上其他的乡村。日后,范湖洲一分为二,西南片更名范洲村。

范洲村是一座古村,历史悠久。顾名思义,范字源自历史名人范蠡。相传2500多年前,范蠡、西施自吴国都城出逃,过江上岸,来到如皋车马湖地区,又丢弃车马,泛舟湖上,入海北上前往齐国。那片湖水区域,便是日后的范湖洲。2000多年后,一位名叫朱鼎鼎的文人,吟唱《范湖洲怀古》:“我家范湖上,累世三百年。范湖亘古名,由来范蠡传……一岸江之北,车马尽弃捐。惟有一西子,携上五湖船。”

范洲村不仅有古老的传说,还有美丽的古迹。约在元末明初,朱熹后裔——朱显良、朱显忠兄弟,经过商讨,各司其职,一位尽孝,一位尽忠。朱显良从芦湖移居范湖洲,繁衍后代,延续家族的命脉;朱显忠追随朱元璋,壮烈牺牲,成为明朝开国名将。瓜瓞延绵,儿女成群,一代又一代朱氏乡贤、族人在范湖洲繁衍生息,为当地留下众多美景古迹。

《如皋范湖洲朱氏族谱》记载,范湖洲史上有范湖八景,包括柳丝、修竹等。其中一首《竹中清梵》写道:“水声隐隐经声外,竹韵悠悠梵韵余。”水竹相连,梵音悠悠,不禁使人想起村中旧景水竹庵。水竹庵位于东园。这座东园是中国近代农业先驱朱祖荣的家园。朱祖荣,清末农学家、实业家、教育家,一度携手罗振玉、张謇等众多名人,发起创办农学会、《农学报》。

水竹庵的梵音,已然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。幸运的是,庵中的两座建筑至今可见。一座是玉皇殿,长12.6米、宽7.7米、高5.6米,为明代建筑。外面屋檐最东侧有一块刻有斜体的镂空佛教“卍”形及荷花的方形大砖。此殿为东西走向,室内为木质结构,尤为精美。黑色木柱底部的柱础仍为木制,专家认为这是明代建筑的典型特征之一。屋顶的黑砖,鳞次栉比。砖下平梁、四椽椋的表皮中夹杂着黑、白、黄三

色相间的涟漪纹饰,表明所用木材是上等杉木。平梁与椽条相交处拥有一东一西的木雕:花叶相连成长方形,顶头又有龙头翘起,构成一条龙舟。

玉皇殿西隔壁便是金刚殿。金刚殿原本是一幢两层小木楼,不幸消失于本世纪初。随后,范洲村乡人按照原貌重建金刚殿,为两层水泥白楼。据《如皋范湖洲朱氏族谱》,玉皇殿、金刚殿在水竹庵内,后改为学校,有银杏树、榉树各有一棵。树已有百年历史,需三人才可合抱。建校的历史功臣便是朱祖荣。1907年春,朱先生奉如皋知县周松松照会,向如皋高等小学堂告假,暂借教员职务,出任范湖初等小学校校长。他捐献家园中的玉皇殿、金刚殿作为校舍。二月初四,朱祖荣邀请范湖洲父老及同行,举行开校仪式。从清末到民初,学生数量在125名到160名之间,又聘请陈国治(通州师范本科毕业生)来校执教。朱先生任职校长期间,每日放学,学生都会面对旗帜唱歌,与夕阳争辉,观者啧啧称赞。家谱记载,如皋县劝学所将此举上报,“江宁提学使李”赠额:“蒸我髦

士”。这位李姓江宁提学使正是书法大家清道人李瑞清。

近来,考古人员在范洲村挖出两口古井。一口井就在玉皇殿背后。古井为“龙眼井”:前口为三角形,后身为半圆状。此井是清末民初挖的。《如皋范湖洲朱氏族谱》未曾记述此井,但述及另一口新发现的古井:“第二口在桂花园门首。”家谱又记:桂花园在范湖洲东,明生员礼部儒士朱起莘的家园。园中有两株古桂,曲曲盘旋,两两对目。此井造型为常见圆口,井很深,井中出土一个“韩瓶”——宋代名将韩世忠部下用的行军水瓶,民间俗称“茶甕子”。专家初步鉴定出土“韩瓶”为宋瓶,可推古井宋代已有。

朱家另有西园,建有读书诸楼,今已不见。读书楼原址尚有一间明代民居幸存。此房长8米、宽7.5米、高5.6米。室内整面木墙为红色,上面还有镂空扇形木窗,听女主人说及上面原嵌精美木雕,后为人所盗。外厅、内房各有一个老油桶,已是百年前的旧物。此房之前的主人,卖油为生。

巡礼古迹,宋代瓶子、明代建筑、清末古井,范洲古村名副其实。

齐集,一时“粉白黛绿”“燕瘦环肥”,免不了娇羞妒怨、斗艳争奇。这样的清和天气,旖旎风光,无怪乎老少咸集、寻春猎艳了。其余如贩卖农具、玩具的,食摊、茶棚、把戏场、赌博圈等,五花八门,应有尽有。

传统庙会多为群众自发性活动。旧时百姓多生活艰难,热闹拥挤之地亦多扒窃、诈骗之徒,故社会之商民难免有被害之虞。为此,地方警区有时会参与其间,以维持治安,太阳殿庙会也不例外。如1919年夏历三月十八至二十三日三天,“远近人民前往(太阳殿)进香,络绎不绝,以致各处小本生意租空地,搭棚贸易”。结果,庙会“人数之多,数倍于前,地方反觉安靖,商民未失一物”,原因就在于“警区事先预防所致”。

在南通四安区的西乡,有一僧名“太阳殿”,建于明末清初间,规模很大,塑像极精,为一方所仅见。四周环绕了一泓活水,平面的板桥,横贯南北,堤柳、园竹、闲花、野草,映照着红墙碧瓦,远望着倒是一个绝好的风景区。平时闻佛号钟声,颇显得幽静的境界,若逢到每年旧历的“三月十九”日,那就变了:只见人山人海,叫声喧嘩,随成拥挤不堪的临时市场。其中最可注意的,是数十里内本年待嫁闺女的瓷器妆奁,大半都在此日、此地选购,母以传女,相沿成习。于是,一般深闺丽质,或珊珊于青翠碧路,或摇摇于春水绿波,不约而同地水陆

历史上的太阳殿庙会

□何美红

史海回眸

一年一度的通州民俗传统活动太阳殿庙会,于2019年后因三年疫情而停摆。今年的农历三月二十九到来之际,地方政府解除禁令,有关部门积极协助,太阳殿庙会于5月7—9日(农历三月十八至二十)再次回归。在江通线海平路口至陈西路口(即横港大桥至尖子桥)段,包括公交在内的三轮以上机动车禁行,公路两边摆满了摊位,当地的民俗产品、农具和生活必需品应有尽有,路上满是香客和前来赶集的百姓,其中也不乏到此打卡的同城市民。持续三天的庙会,现场人头攒动,洋溢着浓郁的烟火气。

作为一项历史悠久的民俗活动,该庙会究竟源于何时暂无据可寻,其在历史上的盛况亦多为口耳相传。在1916年4月的地方

旧报中有题为《乡人赛会纪盛》的简讯,文中的部分内容便是对当年庙会的记录:

阴历三月十九日为太阳赛会之期,素以四安西北之太阳殿香火为最盛。……沿途红男绿女,手持香烛,来来往往,络绎不绝于道。及至该处,则拥挤不堪。行走邻近,有卖茶、卖酒、卖各种食物及卖各种器用者,无奇不有,诚乡人至乐之境也。

需作简要说明的是,太阳殿村长期隶属四安,到1966年才与其他村(时称大队)划出,另建横港公社,后于2000年随横港撤乡而划归兴仁镇。

相较而言,1937年上海《新闻报》刊载的陈硕文《有关民族史迹的“太阳殿”盛会》一文要详细许多,其中所记待嫁女为选购